

費沙的兩張新唱片

文 | 朱振威

匈牙利指揮費沙（Ivan Fischer）與布達佩斯節日樂團（Budapest Festival Orchestra）在Channel Classics發片已超過十年，推出過不少名盤。兩張新近發行的專輯，一張是「作曲家」費沙的作品集，一張是演譯經典名作柴可夫斯基的《悲愴》交響曲。同時聆聽，正好是了解費沙的指揮藝術的上佳途徑。

Ivan Fischer: Composer's Portrait 1

Nora Fischer（女高音）Matthias Kadar（歌手）Daniel Fischer（歌手）

Wim van Hasselt（小號）Kobra Ensemble（女聲合唱）

費沙指揮布達佩斯節日樂團成員

Channel Classics CCS 34516 2015年錄音 55:24



早陣子匈牙利指揮家費沙（Ivan Fischer）有一段片段在網上走紅：在今年Verbier Festival期間，他拍了一部短片，說他太痛恨《Happy Birthday To You》這樣「醜陋」的旋律日夜傳唱，於是把歌曲修理一番，示範並講解給一眾青年樂手聽。（<http://goo.gl/cNqICi>）

是時候提醒大家一件事：費沙也是一位作曲家。

這張《Ivan Fischer: Composers Portrait 1》（意味著會有陸續有來？）收錄了七部費沙在2004-2012年間完成的作品。都是短小精悍，趣味盎然。為兩支小號、兩支圓號、低音長號及敲擊樂而寫的《鼓號曲》（2011）活力澎湃，是一闕爵士舞曲。為Festival Young Euro Classic而寫，他說「不要對此曲太認真，本來就不應要求年青樂手奏得完美。此曲

只是一個音樂笑話，是為歡樂而寫....間中出現的錯音都在我計算之內」！

為女聲合唱、長笛及低音單簧管而寫的《La Maliconia》（2006）是一首現代牧歌，歌詞來自Umberto Saba的講歲月消逝的詩篇，但費沙認為該詩的重點不是表面上的年華老去，而是人生中的愁緒。女聲合唱加上兩支木管樂器，確實充滿憂傷。

獨唱清唱劇《史賓諾沙譯本》（2004）的歌詞來歷非常有趣：因為一次受委託為一首翻譯詩歌作曲，令費沙想到翻譯的問題——翻譯的本質是你既要書寫同一件事情（文本內容），但又要作出改變（語言），從而想到為文字譜上音樂其實也是一種翻譯。於是他著手找合適的文字去作另一首新作去闡述他的想法，最後找到了Jan Hendriksz Glazemaker荷譯荷蘭哲學家史賓諾沙以拉丁文寫成的《神學政治論》（Tractatus Theologico-Politicus）。費沙看中這個譯本的原因是：這譯本是以譯者的譯文時常借題發揮到九霄雲外！於是費沙就用音樂手法把文本的意思繼續發酵，例如「Moritat vom Aberglauben」一段，因為文字講述人民與迷信的關係，費沙認為布萊希特也會同意這論點，所以就用了典型布萊希特劇場常見的cabaret風格寫成該樂章。「Melody」一段文字講述單字的意思不能改變、惟有句子才是可變，費沙就在旋律裡不斷重覆同一個音（代表單字），而伴奏又不斷反覆一個樂句（代表句子）。就算不理費沙如何「玩弄」文本，這部作品的音樂也是精彩趣怪。

《A nay kleyd》（2010）是一首依第緒語歌曲，歌詞來自詩人Rachel Korn的詩作。原為合唱曲，後改為女高音獨唱及鋼琴伴奏。與《史賓諾沙譯本》同樣是費沙女兒Nora Fischer主唱，費沙親自鋼琴伴奏。Nora的歌聲令人難忘，她對音色操控的功力極高，而且處處與伴奏融為一體，這不是在句尾的長音中展露出來。歌曲本身又是一首cabaret式歌曲，充滿憂鬱。

五樂章的《德語—依第緒語清唱劇》（2005）又是一首充滿玩味的作品。費沙的靈感來自他的家族長輩Karoly

Baracs，一位上世紀二十年代（費沙生於1951年）就過世的猶太裔歌德學者。猶太人與德國人的關係時常在費沙腦中盤旋。到2005年，他完成這部為女高音、小號及弦樂隊的清唱劇作為總結。費沙的歌詞來自依第緒語民歌、猶太詩人Avrom Sutzkever、德國詩人歌德及Rainer Maria Rilke的作品各佔一個樂章，以1920年代的民間及流行音樂混合巴洛克風格而成。剛開始有點精神分裂的錯覺，但慢慢費沙卻將兩種風格愈拉愈近。就在不同元素的角力之下，費沙表露了身為猶太人對於德國人與德國文化的愛恨交纏。

為五部弦樂加印度tabla鼓而寫的六重奏《Shudh Sarang》（2011）附題是「Wanderlust」即「旅行的欲望」，又是一首有趣的小品。樂曲的調子輕快，是一首充滿生氣的舞曲。因為是對遠行的渴望，所以中間就去了一個遠方——印度！除了tabla的加入，音樂也用了印度曲調《Raga Shudh Sarang》。

專輯壓軸作是「歌劇」《土蜘蛛》（2012）。「歌劇」要用引號因為這又是一部遊戲之作，是費沙為自己的子女而寫，只有20分鐘長，故事來自能劇《土蜘蛛》。這部作品算是「費沙風格」的代表作：你可以在這部歌劇找到巴洛克音樂、法國chansons、日本能劇音樂、六十年代美劇配樂（在《土蜘蛛》聽見《蜘蛛俠》配樂是很合理的一件事）、cabaret歌曲、布萊希特式合唱.....歌詞有法文、意大利文、德文、日文、匈牙利文。一男一女歌者分飾不同角色，然後有一小童飾演「記錄者」角色（費沙兒子Daniel飾演），在舞台上「寫」足全場，最後才讀一句對白完場。Nora Fischer與Matthias Kadar都玩得奔放，而合唱團也唱得豪邁奔放——錄音中是布達佩斯節日樂團，對，是布達佩斯節日樂團！

對不同風格旁徵博引，著重以音樂效果製造趣味，擅用室樂組合營造親密氣氛，就是費沙的風格！

柴可夫斯基：第六交響曲《悲愴》

鮑羅丁：韃靼舞曲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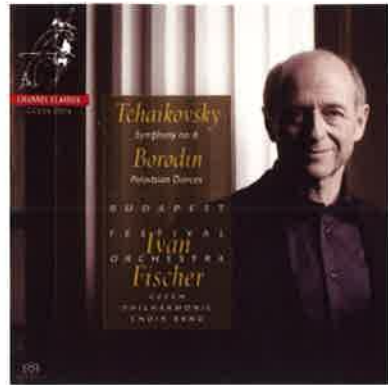
布爾諾捷克愛樂合唱團*

費沙指揮布達佩斯節日樂團

Channel Classics CCS SA 37016 2014年錄音 58:27

費沙與布達佩斯節日樂團對上一張柴可夫斯基交響曲錄音已是2004年發行的第四交響曲（CCS SA 21704），相隔多年的第二張，是第六交響曲《悲愴》。

一聽引子，低音弦樂都是輕輕的，除了旋律有著swell之外，可以說費沙決定一切從簡，讓音樂一步一步展開。隨



後的對位段落，樂團奏得乾淨清晰，各聲部都恰如其份。費沙漸漸加重張力，但都是續漸而來、續漸而去，讓音樂能夠「呼吸」。主題之間的更替連接暢順，一氣呵成，音樂流動得以連貫。到稍後時間

音樂才變得爽快。費沙的詮釋下這個《悲愴》並不是呼天搶地，更似是呢喃自語。聲部的對答穩陣，張力都慢慢累積，慢慢的釋放，可見費沙對音樂的進行有非常好的操控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到中間快段落突至，就與之前有極大對比。布達佩斯節日樂團的弦樂在快速演奏精準無比，而低音弦樂力度也見強勁。值得一提定音鼓用了較軟的鼓棍，音色偏向朦朧，但在SA-CD的高超分析下卻不愁沒有「存在感」。整個第一樂章最令人印象深刻，是聲部之間的環環緊扣，毋需「快、硬、響」，單從對位本身已帶出張力。

第二樂章速度偏快，弦樂的articulation頗見雕琢；旋律在不同聲部的相繼出現，交接之流暢仍然有第一樂章聽到的水平，這反映了希達佩斯節日樂團的高超ensemblehip。很多指揮家喜歡用來爆棚的第三樂章，在費沙手上卻是四平八穩。不作全速前進的結果，是弦樂的三連音更清楚。這個偏向溫和的詮釋令此樂章變得輕盈，也變成一首真正的進行曲。雖說費沙未有在此樂章「爆破放火」，但發燒友還是可以過把癮：SA-CD帶來的強烈空間感，令大鼓出場時除了低頻強勁，也有十足臨場感！

第四樂章一開始就是揪心的弦樂，可是換來的卻是圓號及巴松管輪流的冷漠回應。弦樂愈用力的不斷發問，卻是更多的無情回答。費沙終於在這樂章讓情緒爆發。音樂一直進行，做尾聲時卻是毫不猶疑往前走，費沙未有依據樂譜在最後四小節漸慢，音樂突如其來的就這樣完了。如此結尾，卻更見無奈與唏噓。

David Hurwitz在classictoday.com的評論只給予6分，說費沙這個《悲愴》平淡乏味。可是我卻認為這種內斂克制的詮釋帶出了作品另一種美，而費沙對橫向的大結構與縱向的聲部之間的結構展現出的上佳掌握，也是不易聽到。

搭子《韃靼舞曲》，費沙也是採取類似的詮釋手法，速度偏慢，但就是慢慢跳才跳得動！布爾諾捷克愛樂合唱團（Czech Philharmonic Chorus, Brno）是四十人的小團，從聲音聽來，如此平衡度得歸功於錄音師。